

萬 有 文 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被侮辱與損害的

(七)

陀思妥耶夫斯基著

李 野 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被害與損害的

(七)

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 
李 雲 野 譯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總編纂者
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# 被侮辱與損害的

## 第四章

我還沒有時間跑到街上去，還沒有時間思索怎樣作，或作什麼，彼時我突然看見一輛四輪矮車停在我們房屋底大門跟前，而且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從胳膊拉了涅麗打車裏出來着。她緊緊地抓着她，彷彿怕她會又跑了一樣。我衝到她們跟前去。

『涅麗，怎麼回事呀！』我叫，『你到那里去了，為什麼你走了？』

『停一會，莫要慌；我們趕緊上樓罷。到那里你可以聽到一切，』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喃喃說：『我必須告訴你的事，伊凡彼得羅維奇，』她在道上慌慌張張地低聲說。『人只能奇怪……來罷，你就可以聽到。』

她底臉面顯出她有極端重要的新聞。

『去罷，涅麗，去罷。去躺一躺，』我們一進到屋裏時她就說，『你累了，你知道；跑那末遠不是玩的，在病後太過火了；躺下罷，可愛的，躺下罷。我們到屋子外面去一會，我們不要妨礙她；讓她睡一睡。』

於是她向我表示和她一陣到廚房去。

但是涅麗沒有躺下來，她在沙發上坐下，用手遮起臉來。

我們到別的屋裏去了，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簡短地告訴了我發生的事。以後我更詳細地聽說了。事情是這樣的。

在我回來之前兩點鐘走出了層樓，而且給我留下字條，涅麗先跑到老醫生家裏去。她預先想法打聽出了他底住址。醫生告訴我，他看見她的時候他簡直呆如木石了，而且在她在那里的時候，他全『不能相信他底眼睛。』『我就是現在也不能相信，』他加上說，當他說完他底故事的時候，『而且將來也決不相信。』然而涅麗確乎到他家裏去了。他安安靜靜地穿着梳洗長服坐在書房裏安樂椅上，喝着他底咖啡，彼時她跑進來，而且在他還沒有時間理會到之前，她撲到他頸子上了。

她在哭着，她擁抱而且親吻他，吻他底手，熱誠雖然不接氣地請求他允許她和他住在一塊，宣布她不願而且不能再和我同住了，而且這是她離開我的緣故；說她不幸，說她不會再笑他或談論新衣服了，卻要舉止好而且學習她底功課，說她要學着『洗而且修理好他底護胸衣』（或許她在路上思索了她底全篇說話，或者甚至在以前）並且說她要聽話，每天他願她吃好多，她就吃好多面子藥。並且說，她說她要嫁他的話只是一種玩笑，她是沒有那種觀念的；老德國人驚得這樣目瞪口呆，他在這些時候中全張嘴坐着，將手裏拿着的雪茄烟忘記，直到牠滅熄了。

『小姐，』最後他說出來，恢復了他說話的力量，『照我所能明白的看來，你求我在我家裏給你一個位置。但那是——不可能的。你看到的，我是很勉強的，而且沒有很多的入款……而且，實在像這樣粗率地不加思索行事……是可怕的！照我所能見到的，實在你是從家裏逃跑的。這是應當責備而且不能夠的……而且，我只允許你由你底恩人照料着，稍爲散點步，而你拋棄了你底恩人跑到我這裏來了，在你應當留心自己，而且……而且……吃你底藥的時候，而且，實在……實在……我什麼也不明白……』

涅麗沒有讓他說完。她開始哭，而且又懇求他，但是都沒有用。老人越來越迷糊，而且越來越不能明白了。最後涅麗不管他了，而且叫着『呵呀！』跑出屋子去了。『我那一天都不舒服，』老醫生結論道，『在晚上吃了一劑煎藥。』

涅麗衝出去到瑪司羅波夫家裏去了。她也爲自己弄到了他們底住址，雖然並不是沒有麻煩，她找到他們了。瑪司羅波夫是在家裏的。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吃驚地扣住她底手，當她聽涅麗請求他們收留她的時候。她問她爲什麼要這樣，有什麼不對付，和我住是不是不快樂的時候，涅麗沒有答話，卻啜泣着撲到一張椅子上面了。『她哭得這樣凶，這樣凶，』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說，『我想她會死掉了。涅麗請求收留她，就只是作一個使女或廚子也罷，說她會拭地板，而且學着洗衣服（她似乎特別把她底希望放在洗衣服上，而且似乎爲了或種原因，以爲這是使他們收留她的大誘惑）。』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底意思是收留她，到把事情弄明白的時候，同時讓我知道。但是菲力勃菲力皮須絕對阻止，而且告訴她即刻把逃亡者帶給我。在路上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親吻而且擁抱她，這使涅麗比以前哭得更凶了。看着她，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也流

了眼淚。所以她們倆一路在轎車裏都是哭着的。

『不過爲什麼，涅麗，爲什麼你不願再和他在一塊住了呢？他作了什麼事？他對你不仁慈嗎？』

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問，消融在眼淚中了。

『不是。』

『那末，爲什麼呢？』

『沒有什麼……我不願和他在一塊住了……我對他時常是那樣的卑污，而他是那樣仁慈……』

但是和你們我是不會卑污的，我要工作，』她宣布，彷彿她在發歇斯特里樣啜泣着。

『爲什麼你對他這樣卑污呢，涅麗？』

『沒有什麼……』

『這是我所能從她打聽出來的一切，』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說，拭着她底眼淚。『爲什麼她是這樣一個不幸的小東西呢？這是她底瘋症嗎？你以爲怎樣，伊凡彼得羅維奇？』

我們進去到涅麗那里了。她臉藏在枕頭裏睡着，在哭。我在她身旁跪下來，拿起她底手，並且開

始親吻牠們。她從我撤回她底手，而且哭得比以前更凶了。我不知道要說什麼話。在這時候老伊須曼耶夫走進來了。

『我有事情來看你，伊凡，你好嗎？』他說，凝視着我們所有的人，而且吃驚地看出來我在跪着。  
老人近些時病了。他是蒼白而且消瘦，但是彷彿反抗着什麼人似的，他忽略他底病，不聽安那安得來耶夫那底勸告，像平常一樣奔波他日常的事，而且不顧着床。

『現在別了，』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說，凝視着老人。『菲力勃菲力皮須告訴我儘快回去。我們忙。但是晚上黃昏的時候，我來看看你們，而且呆一兩點鐘。』

『那是誰？』老人低聲向我說，顯然在想着別的事。

我解釋了。

『哼！我是有事情來的，伊凡。』

我知道他是爲什麼事情來的，而且在等着他底來訪。他是來同我和涅麗談話的，求她到他們那里去。安那安得列耶夫那最後同意收養一個孤女了。這是我們祕密閒談底結果。我勸服了老婦

人，告訴她看見這個孩子——她底母親也是被一個無情的父親詛咒了——可以使我們老朋友底心轉到別的感情上去。我將我底計劃解釋得這樣清楚，現在她自己催促她丈夫收留這個孩子了。老人即刻就同意了；第一是他要使他底安那安得列耶夫那歡喜，此外他有他自己底動機……但是這一切我要以後而且更詳盡地解釋了。我已經提過，在他第一次來訪的時候，涅麗對於老人不歡喜。以後我注意到，在她面前提到伊須曼耶夫底名字時，在她臉上幾乎有種憎恨底閃光。我底老朋友沒有轉變抹角，即刻就在正題上開始。他筆直走到涅麗跟前，她仍然在睡着，頭藏在枕頭裏面，拿起她底手，問她願不願去和他一同住，而且補充他女兒底地位。

『我有一個女兒。我愛她甚過自己。』老人補充說，『但是現在她不和我在一塊了。她死了，你願在我家庭裏……在我心裏，佔她底地位嗎？』在他底看來嚴厲，而且因為發燒閃光的眼睛中，閃灼着一顆眼淚。

『不，我不，』涅麗回答，沒有抬起她底頭。

『爲什麼不呢，我底孩子？你沒有屬於你的人了。伊凡不能永遠收留你在他跟前，而且和我在

一塊，你會就和在你自己家裏一樣。」

『我不願，因為你壞。是的，壞，壞，』她加上說，抬起頭來，而且臉對着老人。『我壞，我們都壞，但是你比誰都還壞些。』

在她說這話的時候，涅麗變蒼白了；她底眼睛閃光；就是她底顫抖的嘴唇也變蒼白了，而且被強烈感情底奔騰扭歪了。老人迷惑地看着她。

『是的，比我還壞，因為你不寬恕你底女兒。你要把她完全忘記掉，而且收留一個另外的孩子。你怎能忘記你自己底孩子呢？你怎能愛我？無論什麼時候你看着我，你都記得我是一個陌生的人，記得你自己有個女兒，你要把她忘掉，因為你是一個殘酷的人。我不願和殘酷的人住在一塊。我不願，我不願！』

涅麗啜泣一聲，而且瞥看我。

『後天是復活節；一切人都要彼此親吻而且擁抱，他們都要講和，他們都要彼此寬恕……我知道……但是你……只有你……嗜，殘酷的人！走開！』

涅麗眼淚汪汪的了。她一定預先組織起來這說話，而且記在心頭了，以備我底老朋友再問她的時候。

我底老朋友受了感動，而且變蒼白了。他底臉露出他所覺到的痛苦。

『而且爲什麼，爲什麼一切人都爲我大驚小怪的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！』涅麗在一種狂亂中突然叫道。『我要去到街上討飯。』

『涅麗，怎麼回事？涅麗，可愛的，』我不由己地叫，但是我底驚呼只在火焰上加了燃料罷了。

『是的，我不如到街上去討飯。我不願呆在這裡了！』她啜泣着銳聲叫。『我底媽媽也在街上要飯，她要死的時候向我說，「窮而且在街上討飯好些，比……」討飯不是可羞的。我向一切人討飯，這是和從一個人討飯不同的。從一個人討飯是可羞的，但是從一切人討飯卻並不是可羞的；這是一個討飯女孩向我說的話。我小，我沒有方法賺錢。我要從一切人要。我不願！我不願！我壞，我比誰都壞。看我是何等壞！』

於是突然涅麗十分出人意料地從桌子上抓起一個茶杯，而且扔到地板上了。

『呀，破了，』她加上說，帶着一種挑戰的勝利看着我。『只有兩個茶杯，』她加上說，『我要打破另外一個……那你怎樣喝你底茶呢？』

她似乎被狂怒佔據了，而且似乎從那狂怒中得到享樂，彷彿她覺得這是可羞而且錯誤的，而同時卻鼓勵着自己到更進的凶暴去。

『她病了，凡尼亞，是這樣的，』老人說，『或者……或者我不明白這孩子。再見！』

他拿起帽子並且和我握手。他似乎被壓服了。涅麗可怕地侮辱了他。他心裏一切都擾攪着。

『你不可憐他，涅麗！』我們獨自留下的時候我叫。『你不羞嗎？你不羞嗎？你不是一個好女孩子！你實在壞！』

於是就照原樣，沒有戴帽子，我跑去追老人去了。我要送他到大門，而且至少說幾句話安慰他。當我在樓梯上向下跑的時候，涅麗底臉面頻頻地擾我，那因為我底責備，變成可怕地蒼白了。

我迅速地趕上了我底老朋友。

『這可憐的孩子曾經被壞待了，她有她自己底悲哀，相信我，伊凡，而我又開頭將我底悲哀告

訴她了，』他帶着淒苦的微笑說。『我觸到她底悲痛地方了。他們說飽人不明白餓人，但是我要加上說，餓人也不常明白餓人。好，再見了！』

我是要說什麼其他的話的；但是老人擺開了我了。

『莫要想法安慰我。你遠不如去照顧你底女孩莫要從你跑開了。她看來像要跑，』他帶着一種盛怒加上說，於是用迅速的步度從我走開，揮着而且在馬路上輕點着他底手杖。

他並沒有要作先知的意思。

我回到屋裏，使我恐怖，我看涅麗又不見了，這時我底感情是怎樣呵！我衝進過道去，在樓梯上找她，叫她底名字，甚至叩隣人底門而且詢問她。我不能，而且也不相信她會又跑了。而且她怎樣能够跑掉了呢？這座房只有一個大門；她一定在我和我底老朋友談話的時候，從我們旁邊溜走了。但是我隨即沉思，使我大為悲傷，她許先在樓梯上什麼地方藏着，等到我回來，於是溜開了，所以我沒有遇見她。無論怎樣她是不會跑得遠的。

大大地焦着心，我又衝出去找她去了，使我底屋子沒有鎖，預備她回來。

首先我到瑪司羅波夫家去。他們都不在家。給他們留下一個字條，告訴他們這新的禍患，求他們涅麗來時即刻讓我知道，我到醫生家去了。他也不在家。僕人告訴我，除了昨天的客人之外，沒有來過客人。怎麼辦呢？我起身到布白諾夫夫人家裏去，而且從我底朋友，棺材匠底妻得知，她底女房東爲了什麼原因，前兩天就呆在公安局了；而且涅麗從那天以後，就沒有見到了。困倦而且疲乏，我回到瑪司羅波夫家裏。同樣的回答，沒有人來，而且他們自己也沒有回家。我底字條放在桌子上。我怎麼辦呢？

死喪氣的我遲在晚間纔回到家裏。那晚上我應當到納特沙那里去，她早晨請我去了。但是那一天我甚至連飯也沒有嘗。對涅麗的思念使我底全靈魂鼎沸起來。

『這是什麼回事？』我奇怪。『這能是她病底什麼奇怪結果嗎？她豈不是瘋了，或心智迷糊了嗎？但是好天爺，現在她在那里呢？我應當到什麼地方找她呢？』我剛還沒有向自己說這話，彼時我見到涅麗離我不幾步遠，在V——m橋上。她在一盞街燈下面站着，而且沒有見到我。我就要跑到她跟前，但是我約束住自己了。『現在她在這裡能作什麼呢？』我迷惑地驚奇，而且準信我不會

失落她了，我就決定等待而且觀察她。十分鐘過去了。她仍然站着，觀看着過往人。最後一位穿得好的老紳士過去，涅麗走到他跟前。沒有止步，他從口袋裏掏出了什麼東西，並且給她了。她向他屈膝行禮。我不能够描寫在那時候我感覺到什麼。這將一種煩惱的劇痛送到我底心上來，彷彿什麼貴重的東西，什麼我所愛的，我所善待而且撫育的東西，在那分鐘就當着我底眼前，被侮辱，而且被吐了唾沫了。同時我覺得眼淚往下掉。

是的，爲可憐的涅麗的眼淚，不過我同時覺得很憤怒；她不是因爲必需而求乞的；她不是被人棄了，拋了，去聽命運簸弄的。她不是從殘酷的壓迫者，卻是從愛她而且撫育她的朋友逃跑。彷彿她要用她底事業驚駭什麼人，彷彿她要向什麼人誇示一樣。但是在她心裏有什麼祕密的東西在成熟着……是的，我底老朋友對了她曾經受了壞的待遇了；她底傷是不能治愈的，而且她似乎故意地用這種神祕的行爲，這種對於我們一切人的不相信，來加重她底傷；她似乎用這種痛苦底自私主義——假如我可以這樣表現——享樂她自己底痛苦。這種苦痛底加重，以及其中的這種狂喜，我可以了解；這是許多被侮辱與損害的，被命運所壓迫，而且在覺得牠不公平之下吃着苦的人們

底享樂。但是在我們中，涅麗有什麼不公平可以抱怨的呢？她似乎要用她底事業，她底任性和生野的惡劇驚駭我們，彷彿她確乎拿出自己底權利來反對我們了……但是不然！現在她是獨自一人。我們沒有人能夠見到她在求乞。她能夠爲自己底緣故，在那裏面找到享樂嗎？爲什麼她需要施與呢？她要錢作什麼用呢？收到施與物之後，她離了橋，而且向一家鋪子底點亮的窗子走去了。在那里她就去數她底所得。我離她有十二步站着。她手裏已經有頗不少的錢了。她顯然早晨之後就求乞了。手蓋着錢，她穿過路到一個小雜貨鋪裏去了。我即刻走到大開着的鋪子門前，看看她在做什么事。

我看見她把錢放在櫃臺上，於是給了她一個杯子，一個樸素的茶杯，和她那天早晨打破，給伊須曼耶夫和我看她是怎樣壞的那個杯子很相像。這茶杯差不多值四便士，或者還要便宜。鋪子裏人用紙把牠包了，捆起來，給了涅麗，她迅速地走出了鋪子，看來滿意了。

『涅麗，』她走近我的時候，我叫，『涅麗！』

她吃了驚，瞥看我，杯子從她手裏滑出，掉到馬路上打碎了。涅麗是蒼白的；但是看着我而且理